



荒路

● 阿 利 著

● 辽宁大学出版社

224715
A117-

荒路

● 阿 利 著 ● 辽宁大学出版社



10029932

责任编辑 黄永恒

封面设计 刘桂湘

责任校对 回 岚

荒 路

阿 利 著

*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 625 插页: 3 字数: 240千

1989年11月第1版

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

*

ISBN 7-5610-0663-2

I·140 定价: 4.20元(平装)

6.20元(精装)



作者近照

阿利，1949年生，北京人，现任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，主任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。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写过中短篇小说、话剧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歌词等多篇，中篇小说《西山别墅》轰动全国，本书是作者长篇处女作。

ADD80/ab

内容提要

一群天真浪漫的学生被突来的风暴匆匆抛向社会，命运无情地撕破了他们美丽的幻想，驱使他们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旅：欢乐与痛苦、绝望与希望、爱情与仇恨、崇高与卑下、奋争与颓废，这一条条波涛起伏的社会历程构成了一曲色彩斑斓的生命交响曲：有惊险也有宁静，有野蛮也有文明，有友谊也有欺骗，有正义也有邪恶。

心灵的磨难，生活的坎坷，重新塑造着人们的性格，他们每个人都在荒野中探索着自己的路，寻找着自身存在的价值。

本书作者是我国八十年代以来最畅销作品《西山别墅》的作者。作者采用写实而幽默的笔法，赤裸裸地展现出一个个鲜明的个性和一幕幕真实的生活，生活和人的真实几乎是不加修饰的，并用苦瘾般的诱力令人品尝生活和人的滋味。

我不想塑造什么，只是想如实地记录下那段难忘的生活，作为曾经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一代人的回忆，也给后人了解这代人留下点东西。假如，还有点别的收获，那就更好了。

——作者

强劲的西北风猛烈地席卷北国大地，短短数日便将树上的绿叶吹枯、扫光。那枯叶随风飘洒，漫天皆是，最终落于大地的沟坎、泥窝之中。

一架靠山屯的马车，在乡间的土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。车上，赵枫他们依着铺盖卷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命运戏法的谜底。

靠山屯是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村子，北依山岭，南靠河流，东临阔地，荒僻，闭塞，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十里多路。这里的景色按美术标准来说，无疑是美丽的。可在他们看来，赶不上家乡城市的任意一条胡同。在村里掌灯的时刻，他们在队长、指导员、会计、贫协主任等小队干部的陪同下，走进为他们安排的公寓。贫协主任就是赶车的老板。他们的脸几乎都是阴沉沉的，唯有林娜向那清癯脸会计作了一个笑脸，因为那会计直冲着她傻笑。这所公寓是当地标准式样——入门灶间，两边各一间屋子，屋里南北两铺通炕。

屋中没有棚棚，可以看见顶上的大梁和檩条，墙上挂着黑灰和由于潮湿而产生的晕垢，显然，是专为他们来，匆忙腾出来的。这原是小队部。

西屋南炕上并排放着两个炕桌。等他们坐定后，两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便麻利地端上——冒尖的两盆菜，一个是粉条炒肉，一个是干豆腐炒白菜，队长倒上白酒。

指导员清清嗓子，象劣等学生背课文那样：“同志们，首先我代表靠山屯小队全体干部和贫下中农，欢迎你们来改造……”。他顿了一下，估计这里应该响起掌声。可是却传来石冬冬长长的一声哈欠和吴志强的嘀咕：“妈的！”

好象指导员并没有听见，接下去说：“当前，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，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……的斗争，取得……大胜利，阿……阿……”。

会计连忙提词：“阿尔巴拉亚。”

“对。阿拉巴尔亚……。”

一阵哄堂怪笑。石冬冬作了个要死的鬼脸，裴玉玲嘀咕：“真受不了！”

孙平已经不耐烦地躺在铺盖卷上，吴志强从挎包中摸出一张包面包的揉得折皱的报纸递给指导员，挖苦说：“您别着急照着报纸慢慢谈。”

指导员本来就挺长的脸一下子更长了。

队长拍拍指导员。“算啦，别念转文了，还是喝酒吧。”他四十多岁，身体强壮象一头牛。

指导员立即下台阶。“嘿嘿。对对，喝酒。”喝酒对于他，当然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。

宴会开始，气氛略显活跃些。

赵枫用舌尖舔了一下劣等的酒，辣得缩回来。他看看桌上的菜，引不起食欲，也许在大车上已吃下两个面包的原由。他感到疲劳，只想赶紧钻进被窝。石冬冬愁眉苦脸地嚼着。吴志强和孙平倒是实实在在喝了几口酒。孙平脸红得象涂上一层染料，话立时多起来，成为知青谈话的全权代表。队长一扬脖，喝下去半碗酒，然后又满上了。这使于素梅惊讶得张了一下嘴。林娜一边往嘴里送饭，一边不住抬头往屋顶望，那里有个大蜘蛛网，她担心会有什么东西从那里掉下来，落在她身上。于素梅小口抿着饭，队长每劝她吃菜，她用筷子夹一点。裴玉玲看看那肥大的肉块，觉得恶心，尽管肚里饿，还是吃不下，只是强挑点干豆腐送进嘴里。这时她倒挺羡慕能吃的吴志强。其实吴志强与那几位队代表比，十分逊色——他刚吃进半碗饭，人家已经盛第三碗了。

喝了一阵酒，彼此互相介绍，知青们报了姓名，队长介绍队干部的名字，他叫王焕山；贫协主任叫王焕福，是队长的堂哥；会计叫王福清，是队长的侄子；只有指导员是外姓人，叫许善本。队长告诉他们，全队土地面积——每人平均四亩地，大田主要种玉米和高粱，队里有四挂车——两挂马车、两挂牛车，八只散牛，十一只猪……没费劲，便将全部家当端了出来。

他们的到来惊动了全村人。开始是男社员三三两两前来观望，后来便是妇女和孩子们。她们呼喊着拥来，门口窗口挤满人，好奇地望着这些从城里来的人，时而发出嘻笑和窃窃议论，看得那么专注，那么开心。这几个知识青年被目光包围着，作每件事——脱鞋，动动身子，嚼饭，挠痒，打哈欠，都要在这种目光监督下进行，就象城里人到动物园看猴子那样新奇。

此刻，赵枫对那些动物园的猴子不免产生同情之感，它们整天在成千上万双眼睛下生活，可怎么受得了！可是，其中有一双眼睛却吸引了他，他感到十分亲切。这双直勾勾瞅着他的笑眼，那神态，那模样真象白素素。她的脸蛋红扑扑的，扎一双乌黑的长辫，依在门坎上，穿一件绿衣服，身材跟白素素差不多，只是腰粗点，脸也比素素黑点，显得丰满结实，与那些山里姑娘相比，她就象一只山里的凤凰。他轻叹了口气，不免有些伤感，他想到了白素素，……那姑娘发现赵枫在看她，先是一羞，然后竟含笑进来，为客人们盛饭。车板王焕福向他们介绍说，这是他的女儿王小凤。小凤听到说她，嗔怪地推了一把车板：“爹爹！”引起乡亲们一阵笑。

所有欢迎的仪式终于结束，安静下来。这些闯入陌生地方的人躺下休息了。这时，家乡城市的情景象电影一般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在他们脑际闪过……，他们感到孤独悲伤，象是被家乡抛弃的孤儿。

那火车站生离死别般的情景清晰地他们在眼前闪动着，他们的耳边仍然响着勒断心肠的一片哭声……

也许吴志强喝醉了，他竟然用哭声唱起那首在火车上新学会的歌，这首歌不知道是哪位知识青年即兴的作品。

车轮发出隆隆声响，
命运将我抛向陌生的远方。
不知何年何月，
才能回到我的故乡？
无情的火车，
你慢点开，
让我再看一眼白发的妈妈，
看一眼含泪的姑娘。……

石冬冬、孙平和赵枫也不由得跟着唱起来。不知为什么这首歌他们都学得这样快。

歌声撕裂着人心。

从对面屋间传来姑娘们按捺不住的哭声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这个山里新户安静下来了。不久，便传来石冬冬的鼾声，那鼾声不仅每句音量强弱有别，而且快慢不均。这些城里来的年青人可能是累坏了，这种具有头等水平的呼噜也一点不会影响他们的睡眠。

只有赵枫没睡，倒不是呼噜的作用，而是他在想心事。所有亲戚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，他们都帮不上他的忙，反而，象他的家庭，只会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大的困难。他明白，现在只有靠自己了。他想到必须选择一条奋斗之路。

靠知识吗？他不寒而栗。哪个学术权威没被批斗？爸爸的惨死便是这条路的指路牌！他仔细分析了如今成功者的各种类型。那靠强大后台支撑的典型，与他根本无缘；那些踩着倒地人肩膀爬上去的人，他望而生畏，自己也不具备那份铁心钢胆；溜须拍马，阿谀奉承太下贱；见风使舵，勤于变脸，未免卑鄙。想来想去，看来只有苦干了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咬着牙拼命干一番，也许会象王进喜那样出息。他感到有些宽慰，便不知不觉睡去。

在绿色的树荫中露出一个个红砖楼房的影子，小鸟愉快地叫着飞来飞去。大门进去的道边是盛开的大理花，五颜六色的花朵引来蜜蜂。

这天，这所北京外语附中异常热闹，“未来杯”足球赛几乎吸引了全校师生。那些足球能手，这下可大出风头，成了舆论中心人物，引来姑娘们的赞叹和羡慕。他们经过这些姑娘的面前，则故意将胸脯挺得高高的，显示英雄的气概。

高二学年争夺出线权的比赛是在他们三班和四班之间进行的。场外拥来许多观众，两个班的同学分别站在自己大门的侧面准备呐喊助威。比赛对三班非常不利，有两个队员在昨天的比赛中崴了脚，一名队员感冒没来，尽管班主任老师挥着拳头向比赛组抗议，但这场比赛仍不能推延。无奈，连很少上过足球场的赵枫也上场了。

赵枫脱去衣服，露出那没经过太阳晒的惨白的皮肤，腿圆乎乎的，没有那种肌肉隆起的线条，象扒去皮的大葱白。

近处姑娘群中响起笑声，他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，可很多姑娘朝他身上飞来目光，他确是感觉到的。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显得非常窘困，眼睛再也不敢往场外看。

对面四班的运动员们蹦跳着，正在练球，有的在顶球，有的在传球，一个个显得很勇猛。其中一位闻名全校的“铁脚”正在练习射门。

他几乎是低着头佝偻着背走上场的。他很紧张，以至听到自己牙齿抖得格格响。

比赛的哨声响了。四班队凶猛地压过来。三班中那些久经

赛场的战将们也表现得十分顽强，他们将球断住，组织了反攻，也许由于这场他们缺员的不公平的比赛激怒了这些勇士，他们表现得格外勇猛。孙平在场上呼喊，奔跑拼争着，象一匹脱缰的烈马。奇迹发生了，双方你来我往形成拉锯的局势，紧张精彩的场面不断出现。有几次四班都拥到球门前，由于射门失误而没能破门。

两个班的拉拉队此起彼伏地猛烈地加着油。观众们随着比赛时而惊叹，时而欢呼鼓掌。这种局面竟一直持续到下半场。

赵枫兴奋得在场上跑来跑去，尽管他一共也没有碰到过几次球。

四班压住阵脚，好象是从混乱中清醒过来，开始向赵枫所在的一边发起进攻。

一个高球落下来，赵枫想到一种标准的压球动作，结果，动作还没有做完，就被对方一个队员冲了一下，将球争去了，他险些没摔倒。从三班观众中发出一阵谴责声。

这时，孙平从侧面赶上来，往地上一倒，用双腿将球铲下来，球向赵枫前方不远的地方滚去。这漂亮而果断的动作获得一阵掌声。

赵枫去追球，他看见对方的“铁脚”也凶猛地迎面扑来，身体结实得象一头野驴。如不相让，两人就要撞在一起！可是那家伙好象就是要来将赵枫撞倒似的，没有一点相让的意思，一刹那，他想到他的腿会被那“铁脚”踢折，一股巨大的恐惧感呼地向赵枫袭来。

在关键的一刻，他没有伸腿去踢球，而是恐惧地缩起脖子，闭上眼睛，转身闪在一边。

场外发出一阵讥笑。

三班这边，林娜急得连连跺脚，白素素向赵枫那里瞪着眼睛，挥着拳头。

石冬冬赌气地扭过脸去。

四班那边响起女声尖细的加油声。

这时，“铁脚”趁孙平还未站起，带球飞速奔向门前，用一个漂亮的假动作，闪过三班的一个队员，飞脚射门，球破门而入。

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。

场上，四班队员激动地将“铁脚”抛向空中。“铁脚”兴奋地挥着拳头，毫无收敛地大笑着。

他的笑引起三班观众的强烈不满。

石冬冬对白素素说：“你看他那副神气的样子，一定得给他点厉害尝尝！”

“他们得意的太早啦！”白素素拨开前面的一个人，冲到第一排朝场内喊道：“哎，孙平，加油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！”

场上孙平听到白素素的喊声，停止对赵枫的训斥，向白素素潇洒地挥了一下手，那意思说——看我的了！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场上比分仍是1：0，离比赛结束只有最后五分钟了。

一直表现得很沉着的三班班主任，这时不住地擦着被汗水糊住的眼镜片。白素素、林娜和另外一个女生的手不知不觉拉在一起，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场上。

这时，孙平在对方大门的右侧得到一球，对方三个队员来堵他。他先稳住一下球，然后将球忽地往右一蹿，闪过一个队员，然后凶猛地 from 另外两个队员的夹空中冲过去，他的腿被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，因而，他就在踉跄中，猛地将球向球门射去。随之而来的是场外一片欢声雷动。白素素和林娜高兴得互相扶肩蹦跳，四个小辫一翘一翘的。班主任老师又恢复了他那沉着的风度。

这下，四班队员的锐气被打击下去，一个个显得特别急躁。

按学校的规定，这种情况各罚一个点球取胜。

那位四班踢点球的队员竟将球踢歪了。

而孙平却以一个十分漂亮的动作将球射入球门。

三班胜利啦。小伙子们将孙平抬起来，他在空中向围着他的人们频频招手，微笑，就象在世界比赛中那些获得金奖的人们那样。

林娜和白素素跑到他的身边，林娜送给他毛巾，白素素给他端来一杯水，盛水的杯子是她自己的。

孙平很客气点点头，道着谢，显得风度翩翩。他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，笑着对白素素说：“你放的糖？”

白素素看着他笑。

赵枫满脸通红地从场上走下来，感到十分羞辱和悲惨。他低着头匆匆地从这些欢腾的人群旁走过，不敢看别人的眼睛，想尽快象老鼠那样溜掉。他觉得周围那些响声都在对自己讽刺着。

当他经过白素素和孙平身旁时，他们自顾说笑，没理睬他。这样在那羞辱、悲惨的心境上又增添一些酸溜溜的成份。

他去长凳拿衣服，那里站着几个外班的小伙子，他们看见他，声音故意挺大地对他说：“哎，绵羊，还是到姑娘那边去吧，看你那红扑扑的嫩脸蛋，一捏都能出水呢。”说罢，他们大笑起来。旁边有几位姑娘也忍不住偷着笑起来。最倒霉的是，偏在这时，白素素转过头来看他。

白素素以她诱人的美丽和有名将军的父亲而闻名全校。人们对这位名门之女总是怀着新奇敬慕的心理，观察她、议论她。自然，她在人们心中占有突出位置。她平日寡言，常傲扬着那雪白的尖下颏，带着矜持高雅的风度。但如果遇到使她发生兴趣的事情，她就象点了火的汽油，谈笑举止激情十足，天真活泼，充满感染力。在男生心里，几乎没有不喜欢她的，只是有的胆怯不敢与她接近，赵枫就是。他好象从未发现她注视过他，在她眼中，他象是根本不存在。也有胆大些的，爱借故与她亲近，但

得到的多是白眼。今天，她居然认真地注视他了，但却是这么一种情形下，真使赵枫恼火。

回到家里，他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倒在床上。告诉妈妈只说是累了，但他一直折腾到半夜也睡不着，他很难过，觉得空虚。他极力寻找那能够安慰自己的东西，那能使心灵充实起来的东西。最后，他总算找到了一点。“哼！咱们在学习上比比看！”他狠狠嘀咕了一句。

三

醒来时，太阳已经很高了。窗外传来小孩子的笑。孙平撅着屁股向窗外望去，见是两个农村小孩好奇地看裴玉玲刷牙。大概这山里人从未见过用刷子往嘴去捅的举动。对面屋的女生全部洗刷完毕，向他们打了个招呼，以主妇的口气告诉他们饭在锅里，便去场院劳动去了。

四个男生连忙穿衣叠被，洗脸。揭开大锅盖一看，锅中央是玉米面糊糊，锅边上贴着玉米面大饼子，靠下边的饼子糊了，上边的还未结嘎儿，锅台上放着一碗黄酱，用另一个碗盖着，旁边有一堆大葱。一群苍蝇围着那碗黄酱打旋，显然，不如昨天晚上那顿饭好。他们勉强喝了点粥，谁也没吃大饼子。

广袤的田野脱去庄稼编织的纱衣，袒露出黑色的皮肤。一群农家孩子在割完的豆地里认真地检着遗落在地上的豆粒。用黑而干燥的小手将凝结着他们对生活美好愿望的豆粒，一颗一颗放在那破旧的小篮中。

天空碧蓝如洗，一丝云也没有。两只老鹰在空中翱翔，寻捕着那些忙于收获的田鼠、野兔。

社员在场院上忙着打场的大都是老弱者。几只小毛驴伸着脖子拉着沉重的石碾子走来走去。金红色的高粱穗铺在地上。

几个老把式扬场，他们能准确地凭借风势将高粱粒和碎秸杆分成两堆。负责清除那堆碎秸杆的人，站在风头上，象是从灰堆中钻出来的人，耳朵、眼睛、嘴象是从灰中扒出的几个坑。负责装高粱袋的有五、六人。全场唯有扛袋的是一帮年轻后生。

场院一角立着一个三米高石砌圆仓墩，一条十米长的跳板

送向仓墩顶，另一条跳板为人走下来。

这里的劳动似乎很清闲，老人们不紧不慢地干活儿，年轻人躲在避风处懒洋洋地晒太阳，只是看见四位知青到来，才围拢过来，盯着他们看。

面对这个场面，四位知青只有选择扛袋活了。石冬冬向装袋的老头神气地摆了一下手，意思是说，来吧，上肩，没问题！

老头微微一愣，怀疑地打量他。这时，一个虎头虎脑的青年向石冬冬抛过来一句：“当心闪腰！”又对他前边的一个光膀子小伙子说：“赖宝，你小子别耍滑，往后躲！”

那光膀子小伙子朝他缩脖一笑，挤上前去，挑起大拇指指指自己的肩头，对老头说：“来，搭！”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式。

二百斤大麻袋重重地落在肩上。他胸一挺，脖一扬，一溜小跑而去。石冬冬被征服了，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接着，那虎头虎脑的青年便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，象是要进行一场精彩的表演，可是，当他刚摆出骑马蹲裆式准备承受大麻袋的时候，吴志强上前，轻轻一拍他的肩头，当他诧异地回过头来时，吴志强又向他打了个“闪开”的手式。

他只好闪在一旁。吴志强对孙平一晃头：“哥们，上！”

那些农村后生一时停下活儿，看着他们。

麻袋落在吴志强肩上，吴志强打个晃，但马上站稳。走过来，虽说有些东摇西摆，但总算还是扛走了。

孙平和石冬冬也总算扛起麻袋。孙平憋着气，瞪着眼，而石冬冬眯着眼，咬着唇，眼镜滑到鼻尖上。

赵枫心里暗暗叫苦，连吴志强，孙平扛起来都那么吃力，我能行吗？万一腰……可是，在这种念头闪现时，那种“较劲”的气氛已使他不知不觉地走上前去，众目睽睽，害怕也不行了。他不能给知识青年丢脸，豁出去！你不是要苦干吗？